

輔
儲
編

三

3325
3



3825
3

輔儲編卷之三



去五味均平藏

南總 宇 惠子迪

東都 岡故完伯固



貞觀五年李百藥爲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頗留
意典墳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
焉其詞曰下臣則聞先聖之格言嘗覽載籍之遺則
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紀與人綱資立
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罔念作忒望興
廢如從鈞視吉凶如糾纏至乃受圖膺籙握鏡君臨
因萬物之恩化以百姓而爲心體大儀之潛運閱往

古於來今盡爲善於乙夜惜勤勞於寸陰故能釋層
氷於瀚海變寒谷於蹄林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
懷音赫矣聖唐大哉靈命時維太始運鍾上聖天縱
皇儲固本居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顧三善而必弘
祇四德而爲行每趨庭而聞禮常問寢而資敬奉聖
訓以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卽元龜與
明鏡百大道云革禮教斯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君
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弘道之在人豈
夏啓與周誦亦丹朱與商均旣雕且琢溫故知新惟
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昔三

王之教子兼四時以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
禮樂樂以移風易俗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鍾鼓
將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將克己而庇身生於
深宮之中處於群后之上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
匕鬯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必恣驕狠動愆
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姦諂而縱淫放前星之耀
遽隱少陽之道斯諒雖天下之爲家蹈夷險之非一
或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
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顓披文以相質在宗周之
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啓七百之鴻基

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聞望以長嫡之隆重監偏
師於亭障始禍則金以寒離厥妖則火不炎上旣樹
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遄喪伊漢氏之長世固明兩之
遽作高惑戚而寵趙以天下而爲謔惠結皓而因良
致羽翼於寥廓景有慙於鄧子成從理之淫虐終生
患於強吳由發怒於爭博徹居儲兩時猶幼冲防衰
年之絕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三代之
遺風據開博望其名未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賊於
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凶終宣嗣好儒大猷
行聞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謇始聞道於匡章

終獲戾於恭顯太孫雜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
小善猶見重於通人尚傳芳於前典中興上嗣明章
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敬愛惇友于於
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五官在魏
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己且自悅於從禽雖才高而
學富竟取累於荒淫暨貽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
得秦帝之奢侈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群臣亦無
救於凋弊中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惑納鉅
鹿之明規竟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荒而見羈惠處
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惜悼愍

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
凶邪安能奉其采盛承此邦家惟聖上之慈愛訓義
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脩致戒於京鄙鄙韓子之
所賜重經術以爲寶咨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黼藻
庶有擇於愚夫慙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
入而爲盛帝堯以則哲垂謨文王以多士興詠取之
於正人鑑之於靈鏡量其器能審其檢行必宜度機
而分職不可違方以從政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
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伸讒諛競進以求媚玩好
不召而自臻直言正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

貨賄而見親於是虧我王度戮我彝倫九鼎遇姦回
而遠逝萬姓望撫我而歸仁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
之爲貴獄訟不理有生死之異塗冤結不伸乖陰陽
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酷
吏是故帝堯畫像陳恤隱之言夏禹泣辜盡哀矜之
志因取象於大壯乃峻宇而雕牆將瑤臺以瓊室豈
畫棟以虹梁或凌雲以遐觀或通天而納涼極醉飽
而刑人加命痿廢而受身殃是以言惜十家之產漢
帝以昭儉而垂裕雖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來而克
昌彼嘉會而禮通重昔酒之爲德至醉歸而受祉在

齊聖而溫克若其酗醬以致昏酖酒而成忒痛殷受
與灌夫亦亡家而喪國是以伊尹以酣室而作戒周
公以亂邦而貽則咨幽閑之令淑實好逮於君子辭
玉輦而割愛固班姬之所恥脫簪珥而思愆亦宣姜
之爲美乃有禍晉之驪姬喪周之褒姒盡妖妍於圖
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
容宜永鑒於前史復有蒐狩之禮馳射之場不節之
以正義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
狂夫高深不懼胥靡之徒韝繅爲娛小豎之事以宗
社之崇重持先王之名器與鷹犬而並驅凌艱險而

逸轡馬有銜轍之理獸駭不存之地猶有覲於獲多
獨無情以內愧以小臣之愚鄙忝不貲之恩榮擢無
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而兩儀泰喜元
良盛而萬國貞以監撫之多暇每講論而肅成仰惟
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秋實足歸道於
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簾幃靜灌木森
兮風雲輕華飄香兮動笑日嬌鶯囀兮相哀鳴以物
華之繁靡尚絕思於將迎猶允蹈而不倦極耽翫以
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天庭異洞簫之娛侍
殊飛蓋之緣情闕雅言以贊德思報恩以輕生敢下

拜而稽首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
鴻名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
所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
以輔弼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
因賜廐馬一匹綵物三百段貞觀政要論規諫太子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侈縱日甚太子左庶子
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孔穎
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達曰太子
長成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
愈切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又因文見意愈廣規

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賜帛五百匹黃金一
斤以勵承乾之意同上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
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
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爲百姓除害
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
行之無恒終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
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
穎達侍講望數存顧問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
士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

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
焉足言哉夫爲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
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
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爲故
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
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恐漸
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
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
尊卑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
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

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
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
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
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
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
卽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
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東宮
頻有進諫擢授銀青榮祿太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
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玄素叩閤請見極言切
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陰

以馬槓擊之殆至於死是時承乾好榮造亭觀窮極奢侈費用日廣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於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

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宣猷禁門不異闔閭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口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

同上

貞觀十四年太子詹事于志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

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牆夏書以之作誡昔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用爲美談且今所居東宮階日營建觀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宮奴入內比者曾無復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旣自

不知千牛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先聖旣以爲非通賢將以爲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太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戰往年口敕伏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時犬馬尚解識恩木石猶能知感臣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藏孫方以疾疢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願

停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群小之輩
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
乾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人懷怨苦又
私引突厥群豎入宮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
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
見匡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姬旦抗法於伯禽賈
生陳事於文帝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人歷代
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君
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羅其禍近聞僕寺司馭
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放分番

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
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
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豈
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
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
之入閭人皆驚駭豈臣庸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
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
容略小善而不爲理敦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
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
大怒遣刺客張師正紇干承臺就舍殺之是時丁母

憂起復為詹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慮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同上

太子太師一人太傅一人太保一人並從一品漢魏故事

皇太子於二傳執弟子禮皆為書不曰令太傅於太子不稱臣

太子三師以道德輔教太子者也至於動靜起居言語視聽皆有以師焉

太子少師一人少傅一人少保一人並從二品

太子三少掌奉皇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而教諭焉

凡三師三少官不必備唯其人無其人則闕之

太子賓客四人正三品漢書高祖欲廢太子呂氏用張良計致商山四皓以為賓

客又孝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則其義也若有宴賜諸司長官太子賓客則皆預焉

太子賓客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而先後焉凡皇太

子有賓客宴會則為之上齒

太子詹事府詹事一人正三品

少詹事一人正四品上

太子詹事之職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辨其綱

紀而修其職務少詹事為之貳凡太子立官之典制

皆視其事而承受焉

太子左春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

左庶子之職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監省封題中允

爲之貳凡皇太子從大祀及朝會出則版奏外辦中
嚴入則解嚴焉凡令書下於左春坊則與中允司議
郎等覆啓以畫諾及覆下以皇太子所畫者留爲按
更寫令書印署注令諾送詹事府若皇太子監國事
在尚書者如令書之法

太子司議郎四人正六品上

司議郎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以佐庶子中允之闕
凡皇太子之出入朝謁從享及釋奠於先聖先師講
學臨胄撫軍監國之命可傳於史冊者並錄爲記注
若宮坊之內祥瑞災眚及伶官之改變音律新曲調

宮臣之官長除拜薨卒亦皆記焉每歲終則送之於
史館

太子左諭德一人正四品下

太子左贊善大夫五人正五品上

左諭德掌諭太子以道德也皇太子朝宮臣則列侍
於左階出入則騎從於正道之左其內外庶政有可
爲規諷者隨事而贊諭焉
左贊善掌翊贊太子以規諷也皇太子出入動靜苟
非其德義則必陳古以箴焉

太子右春坊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

太子中舍人二人正五品上

右庶子之職掌侍從左右獻納啓奏宣傳令言中舍人爲之貳凡皇太子監國於宮內下令書太子親畫日至春坊則右庶子宣傳之中舍人奉之舍人行之太子右諭德一人正四品下

太子右贊善大夫五人正五品上

右諭德掌如其左皇太子朝宮臣則列侍於右階之下出入則騎於正道之右

右贊善大夫掌如其左凡皇太子朝宮臣則列於右階之下以上並抄唐六典

漢武帝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晉元康元年愍懷太子初之東宮惠帝詔曰通幼蒙今出正東宮惟賴師傅羣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能相長益者太保衛瓘息庭司空隴西王泰息畧太子太傅楊齊息愍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少傅華廙息恒各道義之門有不肅之訓其令五人更往來與太子習數備賓客也其時雖非官而謂之東宮賓客皆選文義之士以侍儲皇其後無聞唐顯慶元年以兼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左僕射于志寧並爲皇太子賓客遂爲官員定置四人掌調護侍從規諫

凡太子有賓客之事則爲上齒蓋取象于四皓也資位閑重其流不雜通典

唐置詹事府以統衆務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諸局左

春坊置左庶子二人中允二人司議郎四人錄事二

人左諭德一人左贊善大夫五人崇文館校書郎八

人統六局六局者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典設也六局長官惟司經置洗馬宮門置大夫餘

咸置監之以右春坊置右庶子二人中舍人二人舍人

四人錄事二人右諭德一人右贊善大夫五人通事

舍人八人兼領內坊因隋制也內坊置典內二人掌

居類書

唐蔣儼除太子右衛副率時徵隱士田遊巖爲太子

洗馬在宮無所補儼貽書責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

傲唐虞之聖主養煙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遁情主上

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

不臣之禮將輔導儲貳漸染芝蘭爾皇太子春秋鼎

盛聖道未周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

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遊巖不能答事文類聚外集

鸞臺升降銅樓輔弼必求時望以隆國本某官盛門

良緒敏學豐才道業夙彰言行無玷備歷清顯式昭

幹具體溫恭之性造次不違守廉退之風終始若一

實舊德之明允見通人之老成昔張良以三傑之才
始傳儲右史丹資八舍之重方護春宮簡賢任能抑
有前事宜膺九德之選用光三善之業唐李嶠授王
方慶左庶子

制

勅元儲者萬國之貞端士者一時之選自匪英傑孰
當調護姚元之宋璟等並以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著
於天下揚於王庭忠而在公孝以為政見義難奪立
誠不回發揮文教博綜儒術故能生此王國戴于朕
躬屬少陽初建承華洞啓使股肱之良宣諭道德雖
典厥二柄實務茲官必俟大臣俾兼中庶蘇頌授姚
元之等兼

太子庶子制

臣承慶言伏以殿下國之儲貳主器承祧百姓繫心
萬方延首行一事天下所瞻出一言天下所聽動靜
不可以不慎進退不可以不思固須數引正人詢謀
得失使忠言日聞於耳善事每關於心所為合度必
自知其過如此則正心起邪心息德業日新聲聞彌
廣福祿可以長守榮位可以久安若諂諛在側忠良
不進意有所向則合詞稱善言未出口則同聲稱美
有非莫悟有過莫知便自謂神睿聰明超絕今古驕
溢之漸常必由之伏願特留睿情每存規誡聞過必

改見善必行朝夕孜孜常恐不及則邦家是賴天下
幸甚進德修業太易垂文說禮敦詩春秋所貴尚書
云念終始典于學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
道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殿下昔在藩邸耽讀典墳論道觀書匪朝伊夕
自升儲貳已歷炎涼侍讀承言稍以稀簡雖睿姿天
挺神明生知器業自然非求外獎然更加研勵彌益
風猷伏願數召儒生勤修學藝縑緗不離於左右披
閱無捨於光陰使日知所未知月聞所未聞凡在匹
夫苟能強學猶可以高取名譽坐致簪纓况殿下以

儲后之尊而能留心於學德音之美固無得而稱焉
畋獵馳騁敗德之源必須順動不可以盤遊無度至
於從禽逐獸絕野馳原駿足雲飛輕弧雷舉當其適
意豈憚艱危無險不陵無深不赴忽然奔馬委轡猛
獸逸群致驚駭之憂貽顛墜之患雖有所悔如何可
及夫以千金之子猶且坐不垂堂况在萬國之貞豈
可不思重慎殿下初升儲位養德春闈理宜靜默自
居文史爲務不可數遊縱以損德音尚書云內作色
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
亡伏願詳鑒古今以爲鑒戒殿下駉使之人每於北

門召入如此等色皆是懷利小人緣得供奉祇承自謂別蒙恩幸外則妄爲威福內則專事諂諛巧媚百端以求顏色日爲一事時進一言漸積纖微遂成瑕類此之浸潤最難覺察特須斥遠屏黜不宜親近左右殿下皇儲國嗣帝子天孫府庫充盈宮室崇麗但使不爲鄙僻不作奢淫凡所營求有司畢備何藉此等別有祇承今南衙官寮皆是縉紳士子或者年舊德博識洽聞或雅望英才修身潔行莫不策名委質奉事殿下自非陪扈法仗不得一奉宸顏豈有僕隸輿臺而可特承恩賜伏願一皆杜絕勿許更至宮闈

所見者唯端士正人所聞者唯詩禮典誥則邪孽無由而起咎悔無從而生睿德彌高休聲日遠伏見今年六月三十日令書以崇文館中學士極少令賓客庶子詹事及宮官五品已下各舉所知令出已來日月已久官寮所舉咸已進名迄至于今更無進止殿下敦崇學藝廣訪時英天下四方莫不欣悅文學之士飭躬待問而淹歷時序未有指歸朝廷縉紳咸謂殿下徒有其聲而無其實私談竊議頗盈衆口但令出惟行理非虛設舉能進善其事不輕一降令書終年寂寞天下英髦誰不解體此乃欲益反損應是更

非伏願與賓客庶子等量宜早爲處分事或不可專決非須速以聞奏不可淹延致招誹謗今關隴之外蕃夷冠竊國家將申弔伐大興師旅轉輸給用糜費日多聖上內恤黎元外憂疆場宵衣旰食惕慮兢懷殿下在國爲儲君在家爲長子事兼家國何以自寧至於居處服翫飲食聲樂並請務從省約以助聖上憂勞不可每事豐華自爲安逸儲副之尊士庶瞻仰雖宮闈務簡不資每日坐朝至於朔望之辰諸王賓客咸萃皆欲親承睿旨肅奉宸儀伏見秋冬已來累月不曾一坐恭己之義竊謂有虧伏覲每至此朝特

臨法仗則殿下無宴安之逸羣僚有趨奉之歡臣聞體寬裕之德者在乎納諫懷忠貞之極者期於盡節是知君以不諱昭其美臣以無隱達其誠固君臣之大義古今之通道伏惟殿下挺獻研幾凝貞毓照處帝王之元子爲億兆之副君當其冊命之初天下含齒戴髮童兒牧豎莫不歡忻踴躍抃舞謳歌者以殿下至德至仁克忠克孝故能上當天意下應人心雖夏邦建啓周朝立誦不之及也但能行之以道守之以仁居安慮危在滿防溢一日三省一事九思知稼穡之艱難省宮苑之遊翫正辭雅誥每關心術奸聲

亂色不留聰明忠讜者引而親之便佞者屏而遠之
則可以長主宗壺永在國本照黃離以保元吉居蒼
震而亨利貞臣出自膠庠卽參藩邸微班再易馳年
十變短才弱翰濫蒙甄獎書記文章特受恩寄泊平
嗣登銀榜復得忝侍銅闥俯存簪履之餘仰攀鱗羽
之末蕩蕩鴻澤霑濡不已區區淺志答効無階所以
輸罄心源瀝盡肝血奉芻蕘之片議獻狂瞽之一言
庶輕露馳聲薄滋於少海纖塵驟影微助於遙山逆
耳儻申觸鱗其罪無任控款之至

事文類聚遺集韋承慶爲太子司議郎東宮唐高宗時太子賢

臣聞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禍福之來由人所召應符影響可不懼哉伏惟
殿下稟粹重離摘英若木道光儲貳譽表元良掃凶
禳而邦家以寧贊寶曆而皇祚方永凡在羣品莫不
仰賴語成功則已大矣論盛業則已崇矣唯當養德
青宮問安紫極去惡除本爲善務滋納忠讜於正人
杜浮媚於邪徑遊心經史引接文儒覽古今之得失
爲行事之龜鑑日新其美豈不盛歟近承諂曲之徒
私進女色莫非倡蕩穢跡可知將入宮闈以爲娛樂
傷教敗禮豈復是過及其出入矜誇恩幸坊曲之間

能無漏泄至如榮忝簪笏跡預朝廷稍涉奸私尚爲深累況一國之儲副萬方所瞻奉焉可不自戒且政之興衰皆由化下自上所及若草隨風理在必然不可不慎竊惟後宮命婦員品稍多兼選良人固爲淑麗止足之賞詎假旁求此非殿下之本心直被小人之所誤臣實庸鄙智識無聞濫齒榮班謬參宮相職在規諫冀申裨補若其嘿而自守何以上答聖恩非直尸素之罪人亦當神祇之所譴敢罄愚直以効涓塵伏願悔已往之失知昨非之弊念色荒之誠懲縱敗之言勿近小人毋聽邪說常恐有失兢懼爲心則

睿德被於群方頌聲振於毗俗天垂福祐永保無疆

儻蒙採納幸甚幸甚

事文類聚遺集李景伯上東宮啓李景伯爲太子右庶子東宮

睿宗時玄宗爲太子

臣某等啓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問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算密發雄威立斷廓清氛祲用寧家國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毫

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冀聞異政以裨聖道臣愚伏願崇太學簡明師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况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讜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

藝能寡薄顧慙端士叨侍宮闈日夜祇懼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效塵露輕進芻鄙庶垂採擇手令答曰經史脫誤事資刊理自非通儒孰詳大義侍讀等升堂觀奧能定闕文今司經崇文皆有舊籍敬承來教卽令考序頃日以來未暇數對何嘗少選而忘德音尋當叙進群英冀聞餘論仍令錄留啓本以代書紳

事文類聚遺集張說上東宮請講學啓

臣以今月二十一日行從外參親奉令旨令臣句當所進書隨了隨進并語臣云當今閑暇正好讀書臣自承殿下之好尚私心歡喜不能自勝伏惟天縱神

武生知睿哲誠時與理會固無待於勤求然自古及
今皆重于學至於光輝盛德發揚令問安靜身心保
寧家國除此之外更無以加常人讀書擬于爵祿事
須精熟乃堪試練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世之才豈
假章摘句哉蓋應略知大意而已用功甚少為利
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
以答庶僚之望幸甚幸甚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在
朝罕匹是以皇帝簡擇令侍殿下謂宜時蒙召問而
察其言臣以愚劣忝跡士端區區之誠莫不罄竭文事
類聚遺集劉憲上東宮勸學啓

天恐夫

元稹字微之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
性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而撓
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伏見陛下降明
詔修廢學增胄子然而事有先于此歷代名臣奏議
同文異曰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
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
者教其賤者無臣敢冒死言之賈誼有言三代之君
乃隣於倒置乎臣敢冒死言之賈誼有言三代之君
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
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者教也始
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唐叔
與游目不閱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

珍異及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
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
諭焉回佞庸違固吾所積懼諂之者易辨焉人之情
莫不耀所能黨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
故魚得水而游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夫成王所
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
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
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
之人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未盡
愚而亥不能分馬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

宮矣若秦亡則有以致之也太宗爲太子選知道德
者十八人與之游卽位後雖間宴飲食十八人者皆
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
盛古斯游習之致也貞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餘
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高不爲司議卽其驗也母
后臨朝翦棄王室中睿爲太子雖有骨鯁敢言之士
不得在調護保安職及讒言中傷惟樂工剖腹爲證
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不疾廢眊聵卽
休戎罷帥者處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儒備侍直侍讀
越月踰時不得召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

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

元事文類聚

有異同曰自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爲太子也選下知道德者十八人者實在其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間也貞觀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以還師傳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馬周以還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餘官寮選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當此中睿二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賤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我罷師資保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捐紳取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師以教之乎此賤賤不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下疾廢賤不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者爲之疾廢賤不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疎棄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

躬養其臣以爲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

聖以是爲屑屑者故不之省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

才生于深宮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

自況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太子洎諸王齒胄講業行

嚴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

唐書元稹傳

唐順宗爲皇太子禮重師傅見輒先拜事文類聚外

宗實錄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張昭遷都官員外郎時皇子竟尚奢侈昭疏諫曰帝王之子長於深宮安於逸樂紛

華之玩絲竹之音日接於耳目不與驕期而驕自至
倘非天資英敏識本清明以此蕩心焉能無惑苟不
豫爲教道何以置之盤牙臣見先帝時皇子皇弟盡
喜無稽玩物之言厭聞致治經邦之論入則務飾姬
姜出則廣增僕馬親賓滿座食客盈門箴規者少諧
諛者多以此而欲託以主鬯不亦難乎臣請諸皇子
各置師傅陛下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論道德使一
日之中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每月終令師
傅具錄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
十中得五爲益良多博識安危之理深知成敗之由

臣又聞古之人君卽位而封太子拜諸王究其所由
蓋有深旨使庶不亂嫡疏不間親禮秩有常邪慝不
作近代人君失於此道以至邦家構患釁隙萌生昔
隋祖聰明煬帝亦傾楊勇太宗齊聖魏王終覆承乾
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代杜此厲階其於上
貳封宗在臣未敢輕議臣請諸皇子於恩澤賜與之
間婚姻省視之際依嫡庶而爲禮秩據親疎而定節
文示以等威絕其徼幸保宗之道莫大於斯歷代名臣奏議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
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

然臣聞三代令主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理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讀道義聳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

甫者

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義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卽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謹行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終始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存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司馬光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治平二年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上奏略曰元子輔導之職在虞有夔周有召史佚太顛散宜生閎夭漢則有留侯四皓二疏石奮丙吉韋元成鄧禹桓榮晉則有山濤張華王導賀循皆以元臣巨儒輔正儲貳竊見近除潁王府記室陳薦侍講孫固道義無門學問至淺宜改授別職依舊令置王傳友官擇兩制之臣有道德學問者充其任歷代名臣奏議

輔儲編卷之三

